

國外對明末清初天主教 中文文獻的收集和整理

張西平*

本文追溯了歐洲文獻中關於記載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中文著作的各類書籍和專題目錄，並對這些用西文文獻記載的傳教士的中文著作做了初步的辨析。整理和出版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的中文文獻已經成為明清史研究中的一個應引起注意的問題，但若求做好此事首先應從梳理目錄入手。

明清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天崩地裂”的時代。這一時期不僅有明清兩朝的鼎革，還有入華傳教士分別從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個方向進入中國海域。此階段的中國史已不能僅僅局限在本土內研究，而應將其放在整個世界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從文獻學角度來看，這期間最為重要的中文文獻之一就是傳教士來華後所留下的大批中文文獻，祇有系統整理了這批文獻後，我們才能從中國和歐洲兩個角度重新審視這段歷史。關於中國學術界對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文獻整理的情況，我已經有長文做了專題介紹和研究。⁽¹⁾ 本文旨在就國外學者對這批重要歷史文獻的報導做一個學術的梳理。西方學者對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獻的整理決非今日才開始，他們的研究已近四百年，我們對此應加以吸收和重視。

基歇爾的《中國圖說》與耶穌會中文文獻

明清間入華的傳教士不斷地把他們所寫的中文著作寄回歐洲或者在返回歐洲時帶回一些中文書，其中包括他們自己所寫的書，這樣在歐洲教會內部或者在教會的圖書館裡也可部分地見到這

批中文書。據我目前的閱讀，我認為德國耶穌會的神父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很可能是在西方最早系統報導這批中文著作的人。他是歐洲17世紀著名的學者、耶穌會士。他1602年5月2日出生於德國的富爾達(Fulda)，1618年十六歲時加入了耶穌會，以後在德國維爾茨堡任數學教授和哲學教授。他興趣廣泛，知識廣博，僅用拉丁文出版的著作就有四十多部。有人說他是“自然科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機械學家、哲學家、建築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東方學家、音樂學家、作曲家、詩人”⁽²⁾，“有時被稱為最後的一個文藝復興人物。”⁽³⁾

基歇爾也是來華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數學老師，與許多到東方傳教的傳教士有着密切的關係，如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 1585-1658)、卜彌格(Michael Boym, 1612-1659)、白乃心(Jean Grueber, 1623-1680)等。白乃心從歐洲來中國以前，雙方商定，白乃心隨時將東方旅途情況告訴基歇爾。曾德昭返回羅馬後和他見過面，衛匡國、卜彌格因“禮儀之爭”返回歐洲時都曾同他會過面，提供給他許多有關中國和亞洲的第一手材料。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亞非學院院長，中文學院副院長，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

基歇爾正是在這些傳教士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憑藉着自己淵博的知識和想像，寫了這部著作《中國圖說》。這部書共分六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共有六章，分別從字音、字義、解讀三個方面全面介紹了大秦景教碑。第二部分介紹的是傳教士在中國各地方的旅行，共十章，從馬可·波羅到白乃心、吳爾鐸的西藏之行，對中國、中亞、南亞的許多風俗人情、宗教信仰做了詳細介紹。第三部分介紹了中國及亞洲各地的宗教信仰，共七章，其中他向歐洲的讀者介紹了中國的儒、釋、道三種教派。第四部分是傳教士們在中國各地所見到的各種人文與自然的奇異事物，共有十一章，對中國的山川、河流、植物、動物都做了介紹。第五部分向人們展示中國的廟宇、橋樑、城牆等建築物，僅有一章。第六部分介紹中國的文字，共五章，基歇爾首次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國文字的各種類型。

《中國圖說》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拉丁文的原書名為“*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u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中文為《中國宗教、世俗和各種自然、技術奇觀及其有價值的實物材料彙編》，簡稱《中國圖說》即“*China illustrata*”⁽⁴⁾。

《中國圖說》拉丁文出版後在歐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第二年就出了荷蘭文版，1670年出版了法文版，它的內容以後被許多書籍廣泛採用。⁽⁵⁾這本書不僅被當時的歐洲學者所看重，如萊布尼茨案頭就有這本書，並對他的東方觀產生影響，同時它又為一般讀者所喜愛，因為書中的插圖很美，以致於歐洲許多藏有《中國圖說》的圖書館中的這本書的插圖不少被讀者撕去。這一點法國學者艾田浦的話很有代表性：“《耶穌會士阿塔納斯·基歇爾之中國——附多種神聖與世俗古蹟的插圖》，此書的法文版見於1670年，儘管編纂者是一個從未去過亞洲的神父，但此書的影響，

比金尼閣的《遊記》影響還要大。”⁽⁶⁾《中國圖說》1986年英文版譯者查里斯·范圖爾(Charles D. Van Tuijl)說，在“該書出版後的二百多年內，在形成西方人對中國及其鄰國的認識上，基歇爾的《中國圖說》可能是有着獨一無二的最重要的著作”⁽⁷⁾。

考察西方早期漢學史，基歇爾的這本書是必須研究的⁽⁸⁾，它是西方早期漢學發展史的鏈條上一個重要的環節。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首次介紹了入華傳教士的這批中文著作。他在書中說：“我們的神父為中國教會的發展寫了許多書目。可敬的利瑪竇神父在沙勿略神父之後，是我們宗教遠征的奠基人。在無數的勞頓、危險和迫害之後，他在中國留下書，以幫助跟隨他的那些人。他出版這些書，給他們以新知識，並贏得官員們的讚同。”

這裡我把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所開列的書目翻譯如下：

- 1) 丁神父(Christopher Klau, S. J.)的《實用數學》，已譯成中文，教授一種中國人從未發現的數學方法。⁽⁹⁾
- 2) 《歐氏幾何學六卷集》，丁神父加以註解，該書受到全中國人的歡迎。⁽¹⁰⁾
- 3) 丁神父的《地球儀》，這部書全部加了說明，還有一個天體的、有經緯度的平臺。
- 4) 《世界地圖》，以兩種方法適應中國人的心理，過去未看見過，一起出版的有教會與君主政體史，說明君主政治與全世界人民的風俗習慣，這使中國人難為情地看到：他們不是整個世界，祇不過是它的一小部分。⁽¹¹⁾
- 5) 《自然哲學，或物理學論文》，對快速移動物體的四度空間起源的討論。⁽¹²⁾
- 6) 《日晷儀，或如何建造一個日規》，迄今，中國對此一無所知。
- 7) 《怎樣建造一個星盤》，一種簡易的方法。
- 8) 《怎樣製作一架鋼琴及其配曲》。⁽¹³⁾

9)《道德哲學與關於友情的論文》，有二十五個結論，它們說明所有道德修養的本質，而這些修養旨在穩定情緒和按照理性要求及美好愉快的生活準則而生活。⁽¹⁴⁾

10)《畸人十篇》，本書在全國知名。第一種，談閒散時間的使用。第二種，談這種空間生活的苦惱。第三種，談對所有人都無法避免的死亡的惦記。第四種，談這種思想的益處。第五種，談說話的時機與保持沉默。第六種，談苦行的三種目的與禁食的理由。第七種，談每日自我反省的確立。第八種，談關心天堂與地獄，後者是惡人永受折磨的地方，而前者是對好人的永久報答。第九種，談對占卜術的描繪，這一方術在中國較常應用，這無益，且有害。第十種，談財富積聚導致的罪惡。

由於措詞的精煉，本書全書都受到稱贊，尤其得到學者的贊揚，由徐光啟和李之藻舉例說明，裨益於全中國的基督教新教徒。

11)對整個中華帝國最有益的是《基督教教義問答》一書，它激勵中國人關心生命的錯誤消磨。對此書關注的不僅是帝國最有學問的學者，官吏、普通勞動者、皇帝的太監，以及其他人士，都對此書感興趣。當一本書的聲譽已擴大時，它以新印刷出來年複印本分佈得很遠很遼闊，因而，基督真理之光照耀到每一個角落。⁽¹⁵⁾

12)《中文字典》，供耶穌會會員使用，此書我有一本，如果有錢，我樂意為更多的人出版它。⁽¹⁶⁾

13)《古代中國史》，從中文譯成拉丁文，內容包括中國最老的哲學家的教導，看了此書，對荒謬的和不合邏輯的議論與事情更易於駁斥。⁽¹⁷⁾

14)《二十七年經歷》，金尼閣神父著，書中包括他在中國停留的全部時間，該書後來於西元1602年由意大利文譯成拉丁文。為歐洲大眾出版。衛匡國神父將此書擴充，包括基督以前的所有的皇帝。⁽¹⁸⁾

這裡基歇爾提到了利瑪竇十四部中文著作，除書名因語言翻譯而不同外，我們絕大多數都可以找到中文版。

基歇爾還提到了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他說：

來自比利時杜貝的金尼閣精通中文，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頗得力於他。他第一次從羅馬到中國來是在西元1612年，他用拉丁文寫了遠征史，並寫了一百二十卷的中國史，這是付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勞動的一個巨著，它內容豐富地概括了基督前後中華帝國取得的成就。他是為說拉丁語的公眾寫這一著作的。我不知道該書論述基督死後中國歷史的諸卷是否出版過。

公元1627年，他寫給卡迪納爾·帕爾門斯(Cardinal Parmense)的信中曾談到他的著作，金尼閣在信中寫道：“我的著作是全部準備出版的。”他也用中文出版了一本介紹羅馬曆書上節日的書⁽¹⁹⁾，它按照中國的陰曆按時間排列，它對中國的基督教徒很有用。他的寫作使他勞累過度，病倒在天主的葡萄園中，帶著積累起來的大量功績離開人世，使基督教教徒感到極大遺憾。

接着基歇爾講到了羅雅谷(Jacques Rho, 1593-1638)，他說：

金尼閣的工作由來自米蘭的神父羅雅谷繼續，在很多年中，羅雅谷在中國主講數學，他獲得很大榮譽，他的才智受到贊揚。當他同金尼閣一起回到中國時，他的中文讀寫都已獲如此大的進步，以致他似乎是當地人。他使很多中國人信了基督教，他也為新教徒寫了中文書，這些書是：

1)兩卷集有大量註釋的《天主禱文》和《天使致意》(即：《萬福瑪利亞》)。⁽²⁰⁾

2)有三本書用於祈禱，內容豐富。⁽²¹⁾

3)《聖母特裡莎的訓誡》(*The Spiritual Admonitions of Mother St Theresa*)，此書具有高尚的風格，得到很高的評價。⁽²²⁾

4)《日記》(或雜記)，為每天的沉思提供新材料，摘自聖經和教皇言論。⁽²³⁾

5)關於禁慾與禁食的一本書。⁽²⁴⁾

神父湯若望和羅雅谷共同進行研究工作，他們用旨在拯救靈魂的小型宗教出版物，在中國精心建立起我們的宗教。他們在數學研究上也取得顯著的進步，據說，他們在一封信中列舉出這方面的一百多本著作。⁽²⁵⁾

在羅雅谷修正曆書的中途，他得了不知其名的病，這是在生活好轉後不幾天發生的，使那些知道他功績的人深感遺憾。他富有使命感。對災禍有令人難以相信的耐性，這從他為山西教會所做的工作可能看出，可以說他是山西教會的奠基人。”

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還提到了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 1566-1640)的中文著作。他說：

他的繼任人是來自都靈郊區特維格諾尼奧(Truffarello)的高一志(Alfonso Vagnonio)，他出生於這個小鎮的貴族家庭。他棄絕世間的虛榮，進入我們耶穌會。他於西元1605年到達中國，在語言學習上頗有進步。由於他在拯救靈魂上有收穫而受到稱贊，在絳州的傳教工作有建樹，但此後因為太監沈淮的背叛，他被流放，受牽連的有八千餘人，其中有許多極有學識的人和官員。他的功績如此之大，不僅新的入教者，即使是崇拜偶像的人也尊敬他。出於基督的慈悲心，他為所有的人做一切事情。他在中國的二十五年中，堅持工作，為基督事業經受危險，遭到迫害，他贏得光榮的桂冠，1640年4月9日死於絳州。⁽²⁶⁾為了中國基督教會的利益，他寫了很多書，這些書是：

1)七卷本的《關於聖徒、使徒、殉道者、認過者、隱者、聖女與孀婦的生平》。⁽²⁷⁾

2)《化身、情感、死亡與我們的救世主基督復活的秘密》。⁽²⁸⁾

3)《聖母瑪利亞，上帝的母親的生平與奇跡》。⁽²⁹⁾

4)《四件最後的事情》。⁽³⁰⁾

5)有關兒童適當教育的兩本書。⁽³¹⁾

6)《基督的博愛》。⁽³²⁾

7)《聖徒的模仿》。⁽³³⁾

8)《十種安慰，十種苦難的反面》。⁽³⁴⁾

9)《論世界的開始與終結》。⁽³⁵⁾

10)《每個國家的良好管理》(*The Good Rule of Every State*)，這是根據中國人供道德哲學使用的五個準則。因為這本書是很有份量的邏輯論辯，因而得到所有人的高度評價。⁽³⁶⁾

11)《道德哲學》，既是社會的，也是家庭的，用有選擇的例證與格言加以說明。⁽³⁷⁾

12)《自然哲學》，關於形形色色的、不完善的事物，也就是說，移動快速的事物及其原因。⁽³⁸⁾

13)《地球》，用最好的方法加以解釋，旨在有益於靈魂。⁽³⁹⁾

14)《關於各種道德與身體問題的對話錄》，旨在有益於靈魂。⁽⁴⁰⁾

基歇爾在他的這本書中還講到了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他說：

下列的著作，對這一主題感興趣的歐洲人是會有用的。第一本是金尼閣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⁴¹⁾，然後鄧玉函的《印度的蒲林尼》(*The Indian Pliny*)⁽⁴²⁾，前面已提及此書，第三本是葡萄牙神父曾德昭的《中國史及其時代》(*History of China of its Times*)，該書是為好奇的讀者寫的。⁽⁴³⁾

接下去是神父菲力浦·馬里諾(Philip Marino)出版的顯示他博學的《日本、中國、東京(Tonchin)、老撾與交趾支那史》。

波蘭人，卜彌格神父出版了《在維也納的中國動植物》(*Chinese Flora at Vienna*)⁽⁴⁴⁾，該書是對植物、水果、花和一些動物的研究，書中配有極好的插圖。他還寫有令人稱贊的、有圖解的關於脈搏的書，是說明中國醫生是怎樣對病人進行診斷的，我不知該書是否出版過。⁽⁴⁵⁾

在這裡我不討論《中國編年史》(*Chinese Animals*)，也不談在中國的神父給他們的特殊的朋友和領導寫的描述中國事物的信，這些是數不清的。所有這些都被衛匡國神父(Martino Martini, 1614-1654)超過了，我已對他加以贊揚。他們寫了一部令人欽佩的巨著，其中包括你要知道的自然與藝術各種奇跡般的產物，以及道德與宗教的基礎。他也留下了滿足歐洲人好奇心的豐富資料，這本書由阿姆斯特丹的約翰尼斯·布勞(Johannes Blaeu)出版了，書中有關於中國的十六幅宏偉的地圖。對此，他補充了他的《韃靼戰爭史》(*History of The Tartar War*)，該書準確地描繪了和正確地反映在了事變導致的連續的恐怖和聞所未聞的大動盪。這一著作就像是放在帝王們眼前的一面鏡子。⁽⁴⁶⁾

以上是我們神父的著作，這些基督經典的不知疲倦的宣講者，同他們講的話一樣，也散發在這些著作中。它們被各階層人士貪婪地接受。由於需要，它們被多次重印，並為官員、平民和最高級的學者所評論，認為它們有高尚的風格。以這種方式，使那些不能親身聽講道的人也能夠從這些出版物中學習，深入他們的心靈，因而許多讀者像神父們在場一樣學習基督的真正理論，從而使自己同教會發生聯繫，誰能懷疑這是好事呢？毫無疑問，聖靈之光照耀着讀這些書的人們，使他們尋找出的作者，以弄清他們不明之點。

公元1636年，神父已經出版了約有三百四十種關於宗教、道德、自然與數學的書籍。

基歇爾在《中國圖說》中的記述是目前筆者所知歐洲最早公佈的來華傳教士的中文著作目錄。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的兩種目錄

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關於來華耶穌會在中國所寫的中文著作目錄有兩份：

第一份：Japonica-Sinica II, 152.1

這份文獻是當時在華傳教士衛匡國給1654年去世的紅衣主教 Antonio Barberini 的一份祝聖的文獻，在文獻的第七部分提供了一個書目 *Catalogus quorundam librorum, qui a Patribus Societatis Jesu in Regno Sinarum fidei Christianam praedicantibus, Typis ac idiomate Sinico impressi sunt; in quo illi tantum numerantur qui ad legem pertinent Christianam, omissis aliarum scientiarum et atrium, omnium enim index cum.*

第二份：由傳教士柏應理所做的從沙勿略(St. auctorum elogijs alibi reservatur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到杜加祿(Giovanni Turcotti, 1643-1706)共一百零五位傳教士的書目。⁽⁴⁷⁾這兩個書目都是較早被送到西方的書目，對以後西方人研究入華傳教士的中文文獻也都發揮了作用。因為，筆者尚未親眼過目這兩個書目，這裡祇能將陳神父的目錄介紹給大家。

《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⁴⁸⁾

這是已故美國當代耶穌會神父陳綸緒所做。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是收藏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獻最多的地方之一。從中國文獻學來看，這是一個很

標準的書目提要，對每一本或文獻都有詳細的著錄，這也是它比古郎書目、伯希和目錄、余東目錄更便於學者使用的原因，這也是到目前為止，筆者所見到的唯一的一本提要式的目錄。在 *Japonica-Sinica*, I-IV 這四部分中共著錄有關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中文文獻(含少量的拉丁語系的文獻)六百六十七種。⁽⁴⁹⁾

筆者曾多次在這個檔案館訪問，根據我的閱讀和陳神父的目錄，我認為這批文獻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圖書館的收藏相比有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對耶穌會文獻的收藏更為全面，其中不少文獻是獨家收藏。例如，利瑪竇和羅明堅的《葡華詞典》，完全是稿本，十分珍貴。楊富綿先生對這個文獻在中國語言上的貢獻做過深入的研究。⁽⁵⁰⁾ 另外，這裡所藏多種版本的羅明堅《天主聖教實錄》也十分珍貴。

第二 收藏了“禮儀之爭”中中國信徒的重要文獻。在“禮儀之爭”中，中國信徒是如何看待祭祖、祭孔的，長期來不被人注意，文獻也較少。但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收藏最全，許多文獻為獨家所藏，例如嚴謨的《祭祖考》、《木主考》、《辯祭》、《辯祭後志》，李九功的《禮俗明辯》、《禮儀芻議》等都十分珍貴。⁽⁵¹⁾

考狄的《中國編譯書目》

20世紀最早對這批中文文獻加以整理的是法國漢學家考狄(H. Cordier)。他的《中國編譯書目》(*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在前人目錄的基礎上共收錄了三百九十五部著作，其中二十四部沒有署名作者，有三十二部是在中國出版的拉丁文或其它西方語言的著作，如萬濟國的《中國官話藝術》(*Arte de la Lengva Mandarina*)等。這樣，這個目錄中著錄的中文著作實際是三百六十三部。

伯希和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

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是歐洲收藏中文文獻最多的圖書館。該館的中文圖書是以明清間入華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和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quet, 1663-1740)所帶回的中文圖書為基礎逐步充實起來的。他們所帶回的書中很大一部分是入華傳教士在中國所出版和所寫的中文書和中文的抄本或稿本，也有一部分是在中國出版的拉丁文或其它西文的著作。這部分書直到1922年6、7月間，才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編成一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以下簡稱《梵蒂岡漢籍目錄》)。伯希和在短短的二十四天(1922年6月13日-7月6日)內就把這近三千冊多的中文書編出簡目，實在令人吃驚，難怪當年王重民先生說：“若非學問淹博，精力過人，何克臻此。”⁽⁵²⁾ 這個目錄過去很少被人使用，因為它祇是個內部的列印稿。1995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高田時雄(Takata Tokio)教授，根據伯希和的打字稿本到羅馬工作一段時間，經他仔細核校後，“終於把伯希和這部遺稿整理成書，由京都的意大利國立東方學研究所(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列為該所的《參考文獻叢刊》第一種(Reference Series 1)，於1995年12月出版。日本學者高田時熊教授在核正伯希和目錄的同時，把梵蒂岡圖書館所藏伯希和目錄之外的漢籍，也按伯希和目錄的註錄方式一一登錄下來，彙編成《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Supplement a l'inventaire d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以下簡稱《補編》)，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列為《東洋學文獻中心叢刊》第七冊，於1997年5月出版”。⁽⁵³⁾

由於這些中文文獻分別被伯希和編在八個部分中，明清天主教的文獻也就分藏在這八部分之中。伯希和編目時沒有列出中文書名，高田時雄補上了中文書名和書後按英文字母排序的人名、書名的索引。但2002年我在那裡工作時，按照高田時雄的目錄逐本查看，發現有些本是中文的文獻，由於文獻是散頁或文獻沒有書名，高田時雄並未註出中文文獻的名或書名。

下面是高田時雄目錄中每個部分所藏明清天主教中文文獻的數量統計(這裡祇統計高田時雄註出中文書名的文獻，包括重複註錄的中文文獻，實際上一些文獻雖然無中文名，但其中含有中文文獻，這一部分不在統計之中。)

- 1)Barberini Orient:二十種(其中《天主實義》和《幾何原本》各有兩種版本)；
- 2)Borgia Cinese:二百六十八種；
- 3)Borgia Siamese:沒著錄中文文獻；
- 4)Rossiani Stampati:沒著錄中文文獻；
- 5)Vaticano Estr. Oriente:九種；
- 6)Vaticano Estr. Oriente:三種；
- 7)Fonds Palatin:沒著錄中文文獻；
- 8)Raccolta Generale-Oriente:二百二十五種；

《梵蒂岡圖書館藏早期傳教士 中文文獻目錄：十六至十八世紀》 (*Cata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這是梵蒂岡圖書館的華裔圖書館館員余東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重要目錄。這個目錄和伯希和目錄的區別在於，它將目錄的內容僅僅限於16-18世紀的入華傳教士，從而使文獻十分集中。目錄按人名分類，使用也很方便。

全書共收錄了八十九人，三百六十九部文獻，另外，還收錄了一百一十七部尚無作者的中文文獻。這樣，全書共收錄中文文獻四百八十六部。

1998-2008年間，筆者曾多次在梵蒂岡圖書館訪問。從我的查閱來看，它的收藏在全球範圍內是最豐富的。例如，漢外雙語詞典有幾十部之多⁽⁵⁴⁾，這是其它館所沒有的。由於這批文獻中的一大部分是由傅聖澤從中國帶回的，這裡收藏了有關“索隱派”的豐富文獻，有白晉讀易經的文獻近一千頁，有傅聖澤研究中國文化的中文、拉丁文和法文的文獻近一千頁，這是其它任何館都無法和它相比的。⁽⁵⁵⁾

裴化行的書目

1945年，法國漢學家、著名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專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 S. J.)在《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第10期上發表了題為“*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is à Canton jusqu'à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的論文⁽⁵⁶⁾，其中刊登出三十八位傳教士名單，其中三十六人有中文著作，共二百三十六部。1960年，他又在《華裔學志》的第19期，發表了“*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jusqu'à la mort de l'empereur K'ien-long, 1689-1799*”一文，整理出《北京刊行天主聖教書板目》、《曆法格物窮理書板目》、《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四篇目錄。

這四種目錄共刊錄了三百零三篇文獻。筆者在〈明末清出天主教入華史中文文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到的《北京刊行天主聖教書板目》、《曆法格物窮理書板目》、《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和《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相比，這四個目錄略有差別，其中在《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刊登的書目是五一

十部，而梵蒂岡圖書館的Vat. Estr. Or. 2《字彙拉定略解》後所附的《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刊登的書目是五十二部，核對兩個目錄後發現，裴化行的目錄中《西方問答》《睡畫二答》二部文獻Vat. Estr. Or. 2《字彙拉定略解》後所附的目錄未刊登，而Vat. Estr. Or. 2《字彙拉定略解》後所附的目錄中《聖母經解》、《聖若撒法行實》、《聖教日課全部》三部文獻在裴化行的目錄中未刊登。

在裴化行的目錄中《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是四十篇文獻，在梵蒂岡圖書館的伯希和目錄的Vat. Estr. Or. 2《字彙拉定略解》後所附的《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是三十六篇文獻，其中〈教友篇論〉、〈聖母經解〉、〈小悔罪經〉三篇Vat. Estr. Or. 2《字彙拉定略解》後所附的《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中沒刊登，而《聖教約言》在裴化行的目錄中出現了兩次，是他的誤錄還是同名的二種文獻不得而知。另外，他標明的時間是1689-1799，實際上他所列出書目的作者來華、去世的時間有些也不準。西方學者對此已有評論。⁽⁵⁷⁾

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由馮承均所譯法國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專家費賴之(P. Louis Pfister, S. J.)於1932年所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是一部研究入華傳教士的重要的工具書。他把傳教士的中文和西文的文獻統一編目，提供了入華耶穌會士中文文獻的重要而又豐富的資訊。為不在書目上重複，我將它與張庚和韓霖的《聖教信證》做一對比研究，以考察它在中文文獻收錄上的情況。

第一、《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聖教信證》收錄中文文獻相同的傳教士有十二人，共二十九部文獻：

1)羅明堅：一部；2)龐迪我：七部；3)費奇規：三部；4)熊三拔：三部；5)金尼閣：三部；6)曾德昭：一部；7)傅泛際：二部；8)費樂德：三部；9)伏若望：三部⁽⁵⁸⁾；10)瞿西滿：一部；11)安文思：一部⁽⁵⁹⁾；12)殷鐸澤：一部；

第二、《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聖教信證》收錄中文文獻不同的傳教士有三十人，其中《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共二百八十三部中文文獻，兩種目錄的區別如下：

1)關於利瑪竇的文獻：《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了二十部，而《聖教信證》收錄十五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所多出的五部文獻是：《齋旨》、《畸人十規》、《奏書》、《西琴八曲》、《論五行之說》。

2)關於郭居靜的文獻：《聖教信證》收錄一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四部，所多出的三部文獻是《悔最要旨》，《迎接戰鬥：論來世》、《音韻字典》。

3)關於蘇若望的文獻：《聖教信證》收錄一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部，所多出的一部文獻是《十戒》。

4)關於龍華民的文獻：《聖教信證》收錄八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十一部，所多出的三部文獻是：《聖母德叙禱文》、《答客難十條》、《喪葬經書》。

5)關於羅儒望的文獻：《聖教信證》未著錄文獻；《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部，所多出的二部文獻是：《天主聖教啟蒙》、《天主聖像略說》。

6)關於高一志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十五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十九部，所多出的四部文獻是：《終末之記甚利於精修》、《神鬼正記》、《達道記言》、《推驗正道》。

7)關於陽瑪諾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八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十一部，所多出的三部文獻是：《代疑篇》、《聖若瑟行實》、《默想書考》。⁽⁶⁰⁾

8) 關於艾儒略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二十五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十五部⁽⁶¹⁾，但所缺的《性靈篇》，而《聖教信證》所缺《口鐸日抄》（另《聖教信證》的《昭事祭義》費賴之書為《彌撒祭義》）。⁽⁶²⁾

9) 關於鄧玉函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六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八部，所缺的二部文獻是：《渾蓋通憲圖說》，《崇禎曆書》。⁽⁶³⁾

10) 關於湯若望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二十四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十七部，所缺的三部文獻是：《民曆補注解惑》，《赤道南北兩動星圖》，《崇一堂日記隨筆》。

11) 關於羅雅谷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十九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十一部，所缺的二部文獻是《聖母行實序》，《人身圖說》。⁽⁶⁴⁾

12) 關於方德望的文獻：《聖教信證》無著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部，《環球志大觀》，《杜奧定先生渡海苦跡記》。⁽⁶⁵⁾

13) 關於郭納爵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二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五部，所多的三部是《老人妙處》，《教要》，《論天主教聖三》。

14) 關於何大化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一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三部，所多的二部《無罪獲勝》，《聖經頌碑刻》。

15) 關於陸若漢的文獻：《聖教信證》未著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一部，所多的一部《公沙効忠記》。

16) 關於潘國光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六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八部，所多的二部《瞻體口鐸》，《聖安德助宗徒瞻禮》。

17) 關於利類思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十八部。⁽⁶⁶⁾有二部書費賴之未收入，既《六日工》《首人受造》。《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十八部⁽⁶⁷⁾，所多的十部，若除去《六日工》

《首人受造》這兩部，所多的十二部是《性物之造》，《人肉身》，《天主降生》，《總治萬物》，《彌撒經典》，《聖母小日課》，《善終瘞瑩》，《已亡日課》，《聖教要旨》，《天學傳概》，《西方記要》，《西曆年月》。

18) 關於孟儒望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三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五部，所多的二部是《聖號禱文》，《煉獄禱文》。

19) 關於衛匡國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二部。⁽⁶⁸⁾《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五部⁽⁶⁹⁾，所多的三部是《天主理證》，《辟輪回說》，《真主性靈論》。

20) 關於穆尼閣的文獻：《聖教信證》無著錄。⁽⁷⁰⁾《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部，所多的二部是《人身部》⁽⁷¹⁾，《世界橢圓圖》。

21) 關於穆迪我的文獻：《聖教信證》無著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部，它們是《成修神務》，《聖洗規儀》。

22) 關於柏應理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六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八部，所多的二部是《聖教鐸音》，《徐光啟行略》。

23) 關於魯日滿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二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四部，所多的二部是《教要六端》，《領洗及領聖體對話》。

24) 關於聶仲遷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一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三部⁽⁷²⁾，所多的二部是《成修神務》，《聖洗規義》。

25) 關於陸安德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九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十一部，所多的二部是《講道規矩》，《無辜者必勝，或闡明中國天主教教義的純正》。

26) 關於南懷仁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十四部。⁽⁷³⁾《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三十七部，所多的二十三部是《善惡報略論》，《妄推吉凶之辯》，《道學家傳》，《坤輿外記》，《康熙

十年曆書》，《康熙十三年曆書》，《康熙十五年曆書》，《康熙十八年曆書》，《康熙二十六年曆書》，《康熙二十三年滿文曆書》，《康熙二十六年滿文曆書》，《一六七四年天象》，《康熙十年十一年五月日食圖》，《康熙八年四月初一癸亥日食圖》，《日食測繪》，《各種天文研究》，《吸毒石油原由用法》，《幾何》（滿文），《滿語語法》，《窮理學》，《進呈鑄炮術》，《妄占辯》，《康熙皇帝時代中國重新採取歐洲天文學綜述》。

27) 關於恩理格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一部。⁽⁷⁴⁾《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未收錄。

28) 關於孟三德的文獻：《聖教信證》未著錄中文著作；《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一部，所多的一部是：《漢文教義綱領》。

29) 關於畢方濟的文獻：《聖教信證》著錄中文著作三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四部，所多的一部是：《奏書》。

30) 關於盧安德的文獻：《聖教信證》未著錄中文著作；《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收錄二部，所多的二部是：《十八幅心圖》，《十幅勤怠圖》。⁽⁷⁵⁾

第三《聖教信證》中未收錄，而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所收錄的中文文獻有二十七人，共寫了五十四部中文文獻，具體情況如下：

1) 徐日昇：三部《南先生行述》，《律呂正義》，《實用音樂與欣賞音樂》。

2) 安多：一部《數學概要》。

3) 衛方際：一部《人罪之重》。

4) 白晉：五部《幾何原理》（漢滿文）《中國語言中之天與上帝》，《古今敬天鑒》，《漢法小字典》，《易經釋義》。

5) 張誠：四部《幾何原理》⁽⁷⁶⁾，《理論與實用幾何學》（漢滿兩種文字），《哲學原理》。

6) 馬若瑟：五部《信經真解》，《楊淇園行跡》，《聖若瑟演述》，《聖母淨配聖若瑟傳》，《宗教說明》。⁽⁷⁷⁾

7) 雷孝思：一部《皇朝輿地總圖》。

8) 殷弘緒：四部《逆耳忠言》，《主經體味》，《訓慰神編》（又名《聖多俾亞傳》），《莫居兇惡勸》。

9) 沙守信：一部《真道值自證》。

10) 馮秉正：九部《聖體仁愛經規條》，《聖心規條》，《盛世芻蕘》，《聖年廣義》，《聖經廣義》，《求真自證》，《朋來集說》，《聖依納爵課程》，《避靜匯抄》。

11) 費隱：二部《中國地圖》，《陝西裡海間地圖》。

12) 德瑪若：二部《顯相十五玫瑰經》，《與彌撒功程》。

13) 戴進賢：三部《策算》，《黃道總星圖》，《曆象考成後編》，《儀象考成》。

14) 孫章：一部《性理真詮》。

15) 魏繼晉：二部《聖若望臬玻穆傳》，《聖詠續解》。

16) 劉松齡：一部《韃靼地域中部地圖》。

17) 南懷仁⁽⁷⁸⁾：二部《聖母領報會規程》，《昭事堂規》。⁽⁷⁹⁾

18) 傅作霖：一部《厄魯特和土爾扈特兩部地圖》。

19) 蔣友仁：四部《坤輿全圖》，《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功圖》，《抽氣筒說》，《異鳥說》。

20) 方守義：一部《聖事要理》。

21) 賀清泰：一部《聖經》。

這樣我們看到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共有六十三人寫了三百六十六部中文文獻，如果把它和《聖教信證》，《道學家傳》相比，顯然它是收錄入華耶穌會士中文文獻最多的。⁽⁸⁰⁾

方濟各會及道明會、奧斯丁會 入華傳教士中文文獻

目前筆者所能見到的有關方濟格會入華傳教士中文文獻的目錄是Antonio Sisto Rosso所

寫的“*Pedro de la Piñuela, O. F. M., Mexican Missionary to China and Author*”⁽⁸¹⁾，這篇文章中所提供的文獻如下：

- 1)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初會問答》
- 2)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大赦解略》
- 3)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哀矜煉靈說》
- 4)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聽彌撒凡例》
- 5)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聖教啟蒙指要》
- 6)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默想神功》
- 7)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永暫定衡》
- 8)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本草補》
- 9)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聖方濟格第三會規》
- 10) 石鐸瑒(Fr. Pedro de la Piñuela, O.F.M.)《聖母花冠經》
- 11) 恩若瑟(Fr. José Navarro, O.F.M.)《聖方濟各行實》

1999年在澳門出版的Pascale Girard教授的*Os Religiosos Ocidentais na China na Época Moderna*一書給我們提供了部分的方濟各會，道明我會，奧斯定會入華傳教士的中文文獻的材料，現抄錄如下：

奧斯丁會入華傳教士的中文著作：

- 1) Alvaro de Benavente, O.S.A.,《釋客問》
 - 2) Tomas Ortiz, O.S.A.,《聖教切要》
 - 3) Tomas Ortiz, O.S.A.,《要經略解》
 - 4) Tomas Ortiz, O.S.A.,《四終略意》
- 道明我會入華傳教士的中文著作：
- 1) Juan Garcia, O. P.,《天主教入門答問》

- 2) Juan Garcia, O.P.,《聖女羅沙行實》
 - 3) Juan Garcia, O.P.,《聖教撮要》
 - 4) 無作者《領洗問答》：
 - 5) Domingo de Nieva, O.P.,《正教便覽》
 - 6) Francisco Varo, O.P.,《總贖撮要序》
 - 7) Raimundo del Valle, O.P.,《形神實義》
- 方濟各會入華傳教士中文著作：
- 1) Peres de la Concepcion, O.P.M.《進領洗捷錄》⁽⁸²⁾
 - 2) Manuel de San Juan Bautista, O.F.M.,《聖母日課》
 - 3) Manuel de San Juan Bautista, O.F.M.,《五方聖方濟各禱文》
 - 3) Manuel de San Juan Bautista, O.F.M.,《聖伯多祿亞甘太辣祝文》
 - 4) Manuel de San Juan Bautista, O.F.M.,《聖人文度辣贊聖人安多尼祝文》
 - 5) Manuel de San Juan Bautista, O.F.M.,《聖若瑟七苦七樂文》
 - 6) Augustin de San Pascual, O.F.M.《永福天衢》
 - 7) Augustin de San Pascual, O.F.M.《人魂義秤》
 - 8) Augustin de San Pascual, O.F.M.《醒夢要言》
 - 9) Augustin de San Pascual, O.F.M.《成人要集》
 - 10)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O.F.M.《正學鑠石》
 - 11)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O.F.M.《萬物本末約言》
 - 12) Ye Zunxiao, O.F.M.《天主教要注略》⁽⁸³⁾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中國圖書目錄》 (*Catalogue de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這個目錄是1912年由法國人古郎(Maurice Courant)所做，以下我們簡稱古郎書目。古郎書目共收入了九十九名作者的明清天主教文獻三百七十四部⁽⁸⁴⁾，這些作者中耶穌會的傳教士五十六

人，方濟各會，道明會，奧斯定會等其他修會的傳教士十五人，中國士人二十八人。這三百七十四部文獻中署名作者的文獻有二百七十八部，無作者的文獻九十六部。

筆者2002年在這裡訪問了三個月，初步將其全部的明清天主教文獻過眼一遍，並在古郎書目的基礎上編了簡目。國內學者大都很熟悉徐宗澤書後所附的《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幾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錄》，其實在徐宗澤的目錄外還有其它很重要的文獻，例如，方濟各會、奧斯定會的一些文獻十分珍貴，方濟各會士賴蒙篤的《形神實義》在其它圖書館很難見到，該書中討論的主要是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對話，據我的初步閱讀，其理論的深度和作者對中國文化所熟悉的程度完全可以和利瑪竇的《天主實義》相比美。又如羅明堅所準備的《羅馬教皇致大明國國王書》，其原木刻版竟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實在令人驚訝！當年王重民先生對這份文獻做過詳細的介紹，但當你真的看到它的原件時還是為之驚歎。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藏中文木版書目

(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2)⁽⁸⁵⁾

該目錄在“耶教類”共收入三百十一份文獻，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新教入華後的中文文獻，但也包含了部分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文獻，因為有些文獻僅從書名無法判定，所以初步估計約有一百零二部中文文獻。⁽⁸⁶⁾從目錄來看，也有一些十分珍貴的文獻，例如：殷弘緒的《莫居兇惡勸》和巴多明的《濟美篇》，僅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藏；《同善說》目錄著者懷疑是利瑪竇所做，很值得研究。⁽⁸⁷⁾

以上僅僅是作者在有限的時間裡對歐洲有關圖書館訪書的結果。可以肯定，以上的幾種目錄

並未概括全歐洲所藏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中文文獻，在西班牙、葡萄牙、德國等地的各類圖書館中仍有一些尚未被人注意的傳教士帶回歐洲的中文書目。可以這樣說，收集和整理歐洲所藏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文獻，是學術界一項重要而長期的學術任務。

【註】

- (1) 張西平〈明末清初天主教入華史中文文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
- (2) (3) G. J. Rasen Dranz, *Ars dem leben des Jesuite Athanasius leich er 1602-1680*, 1850, vol. 1, p. 8.
- (4) 朱謙之先生在《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一書中對此書做過介紹，但他將該書第一版出版時間說1664年是有誤的。
- (5) 參閱Jan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Delivered by their Excellencies Peter de Goyer and Jacob de keyzer, at his Imperial city of Peking”.
- (6) 艾田浦《歐洲之中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上冊，頁269。
- (7) 《中國圖說》，1986年英文版，序言。
- (8) 朱謙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是國內最早對該書研究的著作，朱先生將基歇爾譯為“刻射”。
- (9) 這是指有利瑪竇口述，李之藻執筆的《同文算指》。
- (10) 這是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四庫全書稱此書為“弁冕西術”。
- (11) 這是指利瑪竇所刻的世界地圖，此圖從萬曆十二年(1584)王泮肇慶所刻印的《輿地山海全圖》以後，先後被翻刻十二次之多，在中國產生廣泛影響。
- (12) 此書可能是萬曆三十七年(1609)由利瑪竇口述，李之藻用十餘日譯完的《圓容較之》，此書收入《天學初函》和《四庫全書》子部，天文法算類一，七十一。
- (13) 此書未見，考狄、費賴之也未提到此書，但利瑪竇做過《西琴八曲》，附在《畸人十篇》後。
- (14) 這是指利瑪竇所寫的《二十五言》，萬曆三十二年(1604)在北京出版。
- (15) 這是指利瑪竇的《天主教要》。此書現藏於梵帝岡圖書館，考狄的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和余冬的《梵蒂岡圖書館藏早期傳教士中文文獻目錄》(十六至十八世紀)二本目錄都將此書列為“無名氏”。經過我的考證,認為此文是利瑪竇在羅明堅的“天主十誡”基礎上完成的,是第一部天主教的中文經書。參閱我的論文〈天主教要考〉,《世界宗教》,1999年第4期。

- (16) 這很可能是指《葡華辭典》,對這個辭典楊富綿先生和我都做過介紹,請參看楊富綿在《中國語言學報》1995年第5期和我在《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上所發表的文章。但也有學者認為,基歇爾這裡所說的詞典很可能是利瑪竇和郭居靜第一次從北京返回時在運河途中所編的詞典的抄本,這部詞典至今沒有發現。
- (17) 此書首次聽說,未見其他人提到。但筆者認為很可能是利瑪竇所翻譯的《四書》的拉丁文本。
- (18) 此書即利瑪竇著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利瑪竇死後1614年由金尼閣帶回羅馬,在返歐途中金尼閣將其從意大利文改寫為拉丁文,並於1615年在德國奧格斯出版。1910年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重新發現利瑪竇原意大利文手稿,由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以《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集》為名出版,1942年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重新校註,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ri)為名出版。※即四卷本的《中國年鑒》,第一卷在1628年帶回歐洲,餘三卷下落不明。參閱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頁124。
- (19) 此書可能是《推歷年瞻禮法》1625年刻於西安。
- (20) 這是指《天主經解》和《聖母經解》。
- (21) 很可能是《哀衿行詮》《求說》《聖經百記》。
- (22) 這是指《聖母行實序》。
- (23) 很可能是《周歲警言》。
- (24) 這是指《齋克》。
- (25) 羅雅谷著書二十五種,湯若望著書三十八種,參閱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湯若望”、“羅雅谷”兩條。
- (26) 基歇爾在這裡記載有誤,高一志原名王豐肅,先在南京傳教,南京教案後被送回澳門,後又重新更名為“高一志”,進入內地到山西絳州傳教。南京教案的發難人沈淮也不是太監,而是南京的禮部侍郎署禮尚書。
- (27) 這是指《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 (28) 很可能是《教要解略》。
- (29) 這是指《聖母行實》。
- (30) 這是指《四末論》。
- (31) 這是指《童幼教育》。
- (32) 很可能是《終末之記甚利於精修》。
- (33) 這是指《則聖十篇》。
- (34) 這是指《十慰》。
- (35) 這是指《寰宇始末》。
- (36) 這是指《西學治平》。
- (37) 這是指《西學修身》。
- (38) 這是指《斐錄匯答》。
- (39) 很可能是《空際格致》。
- (40) 這是指《譬學警語》,高一志的中文文獻共有十九種,這裡提到了十四種。參閱費賴之書“高一志”條。
- (41) 應該是指利瑪竇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
- (42) 這是費賴之所說的“玉函留有一部未成之大作,即上述之Plinius Indicus,二開本,而二冊”,見費賴之書頁162。
- (43) 這是指增德昭用葡萄牙文所寫的《大中國史》,此書已經由何高濟和李申先生翻譯出版。
- (44) 這是指《中國植物》,此書是獻給奧地利維也納的君主的,並非是在維也納的植物,請參見費萊賴之書頁278。
- (45)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將在2009年下半年出版由波蘭漢學家卡丹斯基·愛德華所整理,張振輝翻譯的《卜彌格文集》,文集中收錄了基歇爾談到的這幾本書。
- (46) 這是指《中國新地圖志》,《韃戰記輶》。
- (47) Albert Chan, S. 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pp. 435-436; pp. 251-252, London, 2000.
- (48) Albert Chan, S. 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Armonk, 2000.
- (49) 陳神父是按檔案館原始編目著錄的,這樣這個提要保持了文獻的原始面貌,可以使我們研究一些版本的流變,但這也包含了不少的重複性著錄。
- (50) 楊富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1996年6月。
- (51) 參閱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52) 王重民《〈冷廬文叢〉下,頁801。
- (53) 榮新江《梵蒂岡所藏漢籍目錄兩種簡介》,《中西初

- 識》，該書200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法)伯希和編(日)高田時雄校訂、補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該書現在已經在中華書局出版。
- (54) 近期北外姚小平教授出版了《羅馬訪書記》，對梵蒂岡館藏的與漢語相關的文獻編了一個簡目。
- (55) 參閱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中的〈梵蒂岡圖書館藏白晉讀‘易經’文獻初探〉一文和魏若望神父的《耶穌會士傳聖澤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
- (56) Monumenta Serica 90(1960), pp. 349-383.
- (57) Nicolas Standaert (edit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 141, Leiden 2001.
- (58) 費賴之書稱《善終助功》一書尚未確定是否是他所做，見費賴之書上卷，頁192。
- (59) 《聖教信證》為《復活論》，費賴之書為《復活論》。
- (60) 費賴之在下卷1102-1103頁著錄的祇有十本書，漏了《聖若瑟禱文》。
- (61) 費賴之在上卷第141頁著錄二十四部，在下卷1105頁著錄《口鐸日抄》，共記二十五篇。
- (62) 費賴之在下卷1103-1105頁著錄的祇有二十二本書，漏了《楊淇園行略》、《西學凡》、《熙朝崇正集》、《性靈篇》，但《口鐸日抄》在上卷和《聖教信證》中均有著錄。
- (63) 這裡費賴之有誤《渾蓋通憲圖說》為利瑪竇所做。
- (64) 費賴之在上卷第195-196頁著錄的是二十一部文獻，但在下卷109-110頁著錄的卻是十九卷。
- (65) 費賴之書的下卷第110頁沒有著錄方德望的這兩本中文文獻。
- (66) 有三部字跡不清，無法辯認，不含在這十八部中。
- (67) 費賴之用中文數碼標出的中文文獻有十九部，在其書的243頁文中用阿拉伯數字標出的九部(這九部均為《超性學要》的部分內容又獨立成書)這樣共二十八部，但在費賴之書的下卷第1112-1113頁他祇列出二十六部，其中將《天學傳概》，改為《天學真詮》，並缺《天學傳概》，《主要教旨》。
- (68) 在《靈性理證》在費賴之書中是《靈魂理證》。
- (69) 費賴之書的上卷第264-265頁僅著錄四部中文文獻，但在下卷第1114頁著錄五部中文文獻，多出《真主性靈論》。
- (70) 《靈性理證》在費賴之書中是《靈魂理證》。
- (71) 費賴之認為此書作者尚未確定。
- (72) 費賴之在上卷第302-303頁祇著錄一部中文文獻，即《古聖行實》，但在下卷第1116頁著錄二部中文文獻，即《成修神務》和《聖洗規義》。而這兩部文獻在費賴之的上卷第308頁將其歸屬於穆迪我。顯然，上卷的第308頁和下卷的1116頁在內容上重複，究竟錯在哪裡？一時難定，故我這兩部文獻仍算在聶仲遷的文獻中。
- (73) 在《靈性理證》在費賴之書中是《靈魂理證》。
- (74) 《文字考》。
- (75) 費賴之在上卷第199頁著錄，但在下卷未著錄這兩本書。
- (76) 這本可能和白晉的《幾何原理》是一本書。
- (77)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儒家實義》，BNF: Courant 7152, 7153.
- (78) 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 1707-1789.
- (79) 費賴之書下冊第1138-1139頁末著錄這兩本書。
- (80) 這裡的統計包含地圖，但未包含漢外雙語或多語詞典的數量和相關的作者。
- (81) *Franciscan Studies* 8 (1948), pp. 250-2574; pp. 263-274.
- (82) 凡在上面Antonio Sisto Rosso 的目錄中有的文獻這裡不再重錄。
- (83) Pascale Girard, *Os Religiosos Ocidentais na China na Época Moderna*, pp. 497-503, Macau, 1999.
- (84) 不含副本，這祇是一個初步的統計，徐宗澤的統計是七百三十三部，他的統計含重複和副本。
- (85) 出版社：莫斯科“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總編室(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1973年
- (86) 按目錄的編號統計，因此，有部分是重複的統計。
- (87) 德國漢學家魏漢茂(Hartmeut Walravens)有目錄 *Preliminary Checklist of Christian and Western Material in Chinese on Three Major Collections*, Hamburg. C. Bell Verlag, 1982。這個目錄是將法國國家圖書館、梵蒂岡圖書館和俄羅斯的彼得堡東方研究圖書館三處的中文圖書做了一個簡要的編目，但書名和人名全部採取拼音形式，目錄中沒有任何中文字。因為，這三個圖書館的藏書我們已經介紹，這個目錄我們不再專門列出介紹。